

我家的感恩家风我辈传 □ 金泉

我家的家风就是两个字：“感恩”。

“感恩乡亲”“感恩社会”是我父亲从小至今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他在孩提时代赶上了安徽大饥荒，使他不幸沦为孤儿，孤苦伶仃，衣食无源，无家可归。父亲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从那时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感恩的种子，发誓长大一定要感恩乡亲们。父亲终于成了编审和作家，环境改变了，但他感恩报答乡亲们的一颗心没有变。2004年父亲说服我们全家，捐出了他自己多年的积蓄和藏书，在家乡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作家书屋），免费向乡亲们开放。14年来，书屋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荣获了中央、省、市、县多项荣誉，成为安徽省农家书屋建设的成功典范，他决心要用文化来改变家乡。

记得2004年7月，书屋建设正式启动，在筹建的15个月时间里，父亲从合肥至蒋集乡来回往返38趟，其中有多次是忍着椎间盘疼痛来回奔波的。从合肥至蒋集来回一趟就得颠簸一百四十多公里，回到家里，腰腿疼痛的他上床都困难，妈妈埋怨他，“你这样不要命，何苦呢。”父亲却说：“感恩不能等待，感恩要付出行动！”从那时起我家的感恩家风就逐渐形成了。

父亲的感恩之举、报恩之心感染和影响了我和哥哥，使我们不自觉地参与到父亲的感恩行动中。书屋从创办至今，书屋的申请报告、讲话材料、会议程序等等各种文字材料都是我打印，第二天需要的材料，需在头一天夜间完成。领导来慰问、媒体来采访、友人来看望，还需要我收发短信接收邮件（因父亲至今不会用电脑），节假日或双休日父亲去书屋时，常常要带上几包书，我就帮他把手送到新亚汽车站（因父亲舍不得打车）。从住处乘公交到新亚汽车站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每次我看到父亲拎着沉重的书籍，非常吃力，但他脸上流露出的一股热情和责任却深深教育着我。我曾暗想，只要我能做的事，尽量帮助他老人家多做一些。

退休后的父亲还为完善书屋的建设而一直四处奔波，到处化缘，以至2016年使书屋扩建完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父亲创办书屋的重要批示中指出：“希望金兴安同志把感恩乡亲办书屋的路一直走下去，用知识和文化带领乡亲走向小康和富裕！”哥哥在派出所工作，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往往是星期天，遇到“情况”也要立马赶到。好不容易轮到休息，又赶上蒋集农家书屋有急事，没办法，父亲只好让哥哥开私家车跑一

趟。起初，哥哥十分不乐意，既占了他休息时间，又要他贴油费。后来他慢慢明白了父亲为感恩乡亲创办书屋所付出的艰辛，尽管是好不容易才休息一天，也要先打电话问问去不去农家书屋。近年来，感恩的家风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我们家得到了发扬光大，连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子也知道把他看过的儿童读物要爷爷带到书屋送给农村的小朋友。

2016年底父亲在家乡召开了“知恩报恩，感恩有你——金兴安谢恩乡亲座谈会”，参会的30多位老人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给予父亲支持和帮助的恩人。会上，父亲、母亲、我和宝宝一家三代人向在座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鞠躬致敬，感谢在父亲青少年困难时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恩人们。不少媒体均给予及时报道和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和照片我都珍藏着，等我的宝宝长大了我要把父亲的感恩故事说给他听，让他也要学会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优良美德，应该世代传承下去，让每个人都把感恩记在心中并行动起来。

我要把这感恩家风的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

商记面馆

□ 查鸿林

记忆里，小镇通往乡下的一条小街上（说是小街，实则两米多宽的巷道），两排低矮的青砖小瓦民居蜿蜒伸向前方。一日，突然从屋檐下冒出一块六十厘米长的木板“商记面馆”的招牌，之后，每次上学放学经过，都看到热气腾腾的白雾从屋里飘出，顺着屋檐向小街上的昏昏晃晃弥漫，馄饨、水饺、手擀面入水的面香和卤菜的香味，把肠胃挑逗得叽里咕噜。三五成群的食客进进出出，满脸笑容，一些年长的食客从家中带来印有“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好”等字样的大搪瓷缸，买好需要的面食，不紧不慢地端向家中。那时，家里生活拮据，压根就没奢望去面馆吃顿可口的面食。终有一日，受到父亲奖励，我才要求吃一碗酥鸭面。坐在面馆的木桌边，喝着咸淡适中的面汤，啃着香软可口的酥鸭，感觉是长这么大最好吃的一次面食。

这家面馆的老板姓商，60多岁，面容清瘦，体态微瘦。自己是主厨，下手是老婆和几个女儿。据他介绍，他们是家三代单传，从祖父开始就是生了五六个女孩后，才生一个男孩。商老板有五个姐姐，父亲急了，在40岁的母亲刚刚怀孕的时候，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志止”，谐音制止，志是辈分，意即到此为止，果真遂了父亲的愿。做这门面食也是祖上家里孩子多，穷得叮当响揭不开锅，才给逼出来的，自己的手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家规是传男不传女。商老板的老婆从20多岁一直生到40多岁，一次次挺着大肚子，夫妻俩眼巴巴地指望能生个男孩，可一次又一次，都是女孩。说起这些事，商老板总是伤心地叹口气：“没儿子不要紧，我这门手艺可就要失传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离开了小镇，却一直怀念“商记面馆”那吃后不忘、口齿留香的面食。有次在县城的一个巷道里，偶然发现一家挂有“商记面馆”的小餐馆，顿生疑惑：“商老板说过家规传男不传女的，这家面馆肯定是冒牌货。”本着好奇，跨进餐馆，要来一碗酥鸭面。一会

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酥鸭面端到面前，我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咀嚼酥鸭时，我特意慢嚼，调动所有记忆，品出和商记面馆的面食、汤味不相上下。我好奇地问老板：“你这手艺哪学的？”老板是位年轻的乡下人，憨厚地笑着说：“跟商记面馆学的。”“不可能吧，商记面馆的老板我是熟悉的。”年轻人低着头不再说话，自顾自地忙活着手中的事情，我抬头看见厨房里正在忙碌的主厨却是一位年轻的少妇。

周日，和朋友在省城的茶吧闲聊，天色渐晚，华灯初放，朋友建议去一家面馆小吃，还拍着胸脯：“保证你吃得爽。”随着七弯八拐，来到一家菜市场的小街上，朋友指着前面“商记面馆”的小餐馆说：“就是这家，人可多着呢，要排队。”我一愣：“怎么又出现个商记面馆？”面馆里人头攒动，排档式的餐桌前坐满了人，取了个号，然后在吧台前边等候边和伙子说话：“怎么叫商记面馆？老板姓商吗？”“我们老板不姓商，她的手艺是跟老字号商记面馆学的，所以叫商记面馆。”伙子的话似乎有些道理，又让我似信非信，人多，说不上话，便没再搭讪。

在我的心里却一直对商记面馆怀有兴趣。终于趁返乡的时候，再次去了“商记面馆”，此时，主厨已经换为商老板的女儿，我好奇地和她又翻回之前关于手艺传男不传女的话题。她闲暇时告诉我，几年前，商老板生了场大病，他以为逃不过阎王的手心，病床上想得最多的就是懊悔这个能挣钱的手艺没能传下去，女儿们的日子也都紧巴巴的，止不住地流泪。

出院后，他决定打破家规，把女儿们叫到身边，愿意学的，就一把手地教。想到农村那些多女户的家庭，很多生活困难，他又立了规矩：凡是家庭生女孩、生活一直困难、尚未走出农村的，只要愿意来学习的，都免费教授一名女徒弟，传女不传男，学完手艺必须走出小镇，在外地开面馆，免费使用“商记面馆”的招牌。听完这些，商记面馆的招牌忽然在我眼里熠熠生辉。

《寻找春柳社》： 迷失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 朱翠芳

舞台与观众席上灯火通明，一个夹着公文包风尘仆仆的人手持话筒，在台下跟观众们说，今天要排一个话剧，他是监督，可是这个戏排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导演。台上几个年轻人手上拿着书本，走来走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观众席上方的灯光还没有关闭，而这场话剧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这是一个戏中戏。戏中的排戏的缘由为了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一个学生剧社想恢复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当年排练中国第一部话剧《黑奴吁天录》的情景。对于历史的还原，尤其是再现李叔同、欧阳予倩、曾孝谷等一代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当年的风貌，是让观众们期待和兴奋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大师们的卓著成就、显赫身份，当年的情景在历史的迷雾中已经越来越富有崇高的意义，要想给观众一个满意的想象和再现，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戏中为了排演《黑奴吁天录》这个戏，请了三个导演，他们分别都对“戏剧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贯彻到排练中去。赵导演是个老导演，代表着某种传统，他认为，戏剧的灵魂是真实；钱导演是个年轻人，前卫、新潮，主张“玩戏剧”，认为戏剧的灵魂是情趣；孙导演像个演说家，年富力强，信心十足，认为戏剧的灵魂是品位。

于是他们所要再现的场面便大相径庭。坚持传统的赵导演努力要恢复当年的原貌，要学生们进入规定情境，但是身处当代环境的大学生们，仅凭从教科书上得来的一点关于历史人物的知识，已经很难设身处地地重现历史的原貌。赵导演扔下了“中国的话剧不能玩也玩不起”这一句愤激之语，离开了舞台。认为话剧就是玩玩的钱导演将现场的气氛带到了一个高潮，但是似乎要让观众们遗忘这是在“寻找春柳社”，严重偏离历史事实。最后戏因为钱导演的忙碌而不了了之。而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孙导演，除了会搬弄一点教条，唱一些冠冕堂皇却空洞无物的高调以外，根本没有能力去排这个戏，最后因为要赶着去录一个电视节目而匆忙收场。话剧很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只做空头文章，招摇撞骗，浮躁媚俗的导演和学者。最后，学生们自己摸索着去再现当年的情景，比起任何一个导演的指导效果都要好。

应该说，这是一个剧场效果非常好的戏，观众和演员实现了充分的互动。重复、戏仿和拼贴的艺术手法也是当代戏剧和影视剧中常用甚至被滥用的方法，它们所产生的娱乐效果，一次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时空的交错，让这个本来具有历史含量的戏更加现代化。

《寻找春柳社》暴露了当代戏剧创作者的诸多症候，他们既想坚持戏剧的高雅品位，又受到当代娱乐浪潮的巨大冲击而不甘寂寞；他们既要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提升话剧的品格，又要俯身迎合观众，博得观众的欢笑和掌声；他们既想赢得话剧在历史上曾经的高度，却又心气浮躁，为话剧而话剧，与历史、现实都严重脱节。如何不被历史的光环所迷惑，不被喧嚣浮华的娱乐文化裹挟，创造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属于新时代的文艺作品，是我们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